

陸堂集 十六



88734

睦堂先生文集卷五十七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

徐啓運 吳贊 邦同 編輯

壽序三  
甲篇

○吳本齋五十壽序

本齋吳太學予姻也幼嘗與共應童子試亦未之深款前數年予失偶君乃使其密戚來講婚媾所持者二說邀予至其家議之至則予特諾其一焉其未諾之一說者君之意亦可感也予性拘迂雖富貴聲華之家雅欲聯戚好多過慎而不敢輕諾焉君更非所謂富貴聲華者而予慨然以女字君之子人頗訝之不知予固有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一

善行數端可稱者爾歲辛巳春承饑饉後窮閭之無籽種者數君轉貸於饒家嘗給之數里間戶頌而口祝既而償者不無參差君折閱其抵蓋十之二三焉又嘗出金平鄰居之禍貲產以漸紉家人或怨之亦不悔外姑耄老無依君歲時致賜郵常使傭作為代耕其田喪葬皆主辦古人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君以小康之家而所為已能如此此予所以意君為可與言之人也今年季夏吾母夫人以八十高年重病初痊體尚未復常予館於邑署以待疾久在家為邑侯趣迎致館中君乃遣輿迎吾母養疴於其家暑天行十里予聞殊為危懼雖旁人亦危之君不為動率其妻孥大小候視惟謹吾母歸而諭湘潭



曰吳姻夫婦於吾可謂勤矣。爾可不以文識其情耶。湘潭謹受命。唯唯。退念君以今春屆五十誕辰。予欲致餽。而聞君前期概謝。客乃止。古者爲壽。不擇歲時。將補爲君壽。敘以達吾情。而順吾母之意。其亦可也。夫近世壽序之例。緣請者之意。靳於道。其善類雜乎。傳狀之體。所稍異者。必揚厲其福履之盛而已。爾君之爲人。如前所稱。已可見其略矣。至其境地之休暢。則仲長子樂志一論。若代爲陳之。予每誦誦神怡。以爲善狀。隱居之樂。蓋無過此。君於公理所云。不必皆備。而固已得其七八。不必各極其盛。而皆有其髣髴焉。而明儒乃訾其論。謂人人必如此。而後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公理蓋身不能致此。故懸想以極其趣。非謂必如此。而後樂不

如此。卽不樂也。明儒之論。可謂泥而苛矣。雖然。若如君之真。有如此而樂者。豈不信快也耶。又謂其濡跡仕宦。行不副言。予則謂公理食祿公朝。浮沈下寮。雖參權相軍事。而發憤昌言。絕無附麗之跡。士之出處。不必一轍。夫何足獻譏。雖高自位置。如韓文公。且列之三賢中。而爲之贊矣。近世大儒如姚姬傳先生。又有詩云。大功濟一世。富貴當崇高。運會苟不逢。引身入蓬蒿。良田及美宅。誠免苦身勞。旣非先世遺。求致寧非叨。吾鄙樂志論。陳酒烹豚羔。雖愈乾。沒徒未爲肥。遯豪不見陳元龍。牀下臥。此曹先生斯言。蓋藉以發其胷中之奇。卽彼生而無此。而身致之者。豈必盡由于貪叨。雖然。若如君之不求仕進。其園廬衣食之資。大都由先世所遺者。則

雖善辯之士亦無所庸其疵議矣。予生際  
邛隆少壯銳志名場奮然欲爲世大用不屑作溫飽計亦略如陳  
元龍與姚先生之雄槩今老矣困蹟百端雖求爲田舍安逸翁不  
可得每念君之從容有邈乎不可及之嘆然後愈深有味於公理  
之言至於君之妻子皆適君之意則又有樂志論所未言及者蓋  
君配邱孺人勤儉佐家性雖剛而能曲順於後姑云嗟乎觀孺人  
於吾母則其事姑可知矣樂志論爲世傳誦久故予不臚其辭是  
爲敘

隨便題皆有發明見襟槩非苟作亦非矯作者

張舒華讀

○○宋梅生觀察七十壽序

洪範之言福也。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好德者。未必卽有其德也。然而德始於好。而後著於躬行。有德者。固未有不。好德。德之不好。則其不德。固可知也。已。夫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論。福宜當以攸好德爲先。而顧賓於壽富康寧之次者。說者謂。以福之緩急爲先後也。然也。夫爲德。固非以邀福而德之所懋。福。恆歸之顧。或疑五福何以不言貴。不知古者非貴無由得富。言富。而貴寓焉矣。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然則古之貴而。富者。固大概有德者也。有德謂之賢。有才亦謂之賢。統言之。則才。亦德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仁者壽。然則壽與康寧。亦德。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四

之徵驗也。雖然論其理。則爾願世之不德。而膺福者。亦不少。抑又。何說乎哉。蓋氣數之所值。小人容有倖過於君子之時。第若是者。徒使人疑報應之乖。而長不善之志。蓋昔人所謂無德而福之謂。殃。又曷足羨歟。惟夫以道致福者。則凝承之有其本。而居之有其。量。迺詩之所謂自求多福。而君子樂得推闡其由。且以致夫無窮。之祝。是雖不過頌禱之辭。而秉彝好德之良。扶道植教之意。亦存。乎其間矣。奉新宋公梅生。觀察今士大夫中之福德君子也。本出。名家世傳科第前光之胚胎。道德文章之濡染。其源深矣。自弱冠爲。郎省。署出而從軍。領郡以暨監司。粵西屢署臬事。謀猷之鴻。惠愷。之深。文翰之敏。見於施行者。固更僕難數也。今公雖家居。已十餘。

年矣而省部中之追數綜練者。咸屈指及公。獨譽之言吏治者亦猶思公。海內詞場之談名宿者。亦不能遺公。公庶可謂兼才長德矣。此疑其視人或鮮當意者。而公一生尤以好賢禮士名天下。歷官中外四十年。無論朋儕僚屬。間投桃報瓊之雅。倚裳聯襟之歡。所至傾心下至一介賤士。苟露頭角。鮮不被其容。接殷其樂育者。以故殊尤卓犖之碩彥。輻輳歸之。如流水。卽今優游林下。猶時時以引掖後雋爲務。雖以湘潭之潦倒迂憊。亦不惜折節下交。而所以禮待之者。類逾常格。而久不倦。噫。近日公卿顯位。大半處於下士。視昔蓋愈趨愈下矣。如公之宏獎樂易者。幾人哉。公之好德如此。爲德如此。是以今雖年當老傳。而聰明志慮不衰。血氣和平。福履

康泰家肥而道亨。望益尊而名益重。德配彭淑人甚賢。而才倡隨。偕老未嘗有一言之忤。長公子新擢方面。季亦早舉孝廉。諸孫英。英鵲起競奮於學。問嫻戚後輩。以及門下之生。發名成業者。更星羅而踵相接。夫人身世之所遭。或一二端之克膺。休美猶或以爲偶然。至如公之善且美。并嘉祉雜襲。種種光榮。邈非人力之所。能強爲。而有出乎洪範五福之外者。謂非公有以致之。而能然乎。蓋祥和豈弟之風。宏通擴達之度。其所感召。迎迓者。微矣。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斯可爲公頌焉。爾余之識公也。於公歸里之後。於其夙昔政治之詳。容有未概。知今月之望。後一日爲公嶽降之辰。余第舉素所深悉乎公及所

身受於公者言之以為公之壽序竊自以為異乎浮游無著之言  
公其或有當於心而堪為侑觴之一助乎否也

前路似遵巖之學子固申後則姜湛園耳 啓仁讀



高時

六

前報必盡難之學子固申後則姜湛園耳每以語

公其或有當於心而堪為侑觴之一助乎否也

身受於公者言之以為公之壽序竊自以為異乎浮游無著之言

○○黎母張孺人八十壽序

人子之於事親恒患其不足也幾聞患其過哉過於分則不可過於情而於禮非甚戾君子猶將無譏况匪過於情者乎今世所謂壽序大都緣人子孫求能言者爲之以奉其親以取其懽願或以爲過於禮而非之其說亦可謂過也已雖然古之敬老也不惟其齒亦尙其德焉有德而可尊可道乃云稱哉予踐十年前嘗詣造訪鄉鄰黎文學亮臣其族寶階太學因請預爲其母張孺人明年八十之壽序予雖非能言者而有所不可得辭者蓋孺人作配拱北翁翁年近耆謝世家政鉅細皆孺人督率二子遵行之翁兄弟共五人其次兄家尤零落僅遺一孫才數歲窮窶甚無所依倚爲

活孺人時亦寡也特憫而收養焉其勤鞠當未易傳述也今已長成矣聞又將爲之立家室云予嘗讀蘇氏族譜亭記及近儒遊旅小子文而深悲之以謂利之所在人心竟淪陷於禽獸卽不望其視兄弟之子猶子也而無罪而逐之戕之則奚忍哉此其蔑絕天性尙得謂之曰人也哉至其雖不加害而亦不相關切淡焉漠焉視之者尤爲比比矣夫婦內夫家然其視夫兄弟之子若孫較諸其夫之視兄弟之子若孫情固宜有間也而孺人於夫歿之後無所秉奉敦勉油油焉發於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乃能若是其賢不且加於人一等哉而太學兄弟内外之能順承孺人意以全其誼以不致於乖離中棄者其賢亦可稱矣雖然古稱士庶人



有善本諸父母又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學兄弟一  
家之善皆孺人之善也記有之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然則其能厚於所薄者必其能不薄於所厚又可知矣予故  
特舉此事以爲孺人壽而於太學所陳其他行之媿概不敘列焉  
是亦或有當於傳所謂辭與事稱辭不過物之義也爾

意筆高雅

王金和

○蔡母鄒孺人六十壽序

道光乙未

男子以善事父母爲孝女子又以兼能事舅姑爲孝夫婦人固內  
夫家外父母家也然使徒知有舅姑而不知有父母亦豈得爲孝  
哉且父母之恩愛天性也舅姑之尊親義屬也未有薄於天親而  
反能實篤於義屬者其薄於舅姑而稍厚於父母者閒有矣然亦  
均不得謂之孝焉是故男子之孝歸於一耳婦女之孝則有內  
外家二者之責焉其能兼之者鮮矣今若蔡母鄒孺人其庶爲兼  
之者歟孺人年十五來歸於蔡幼稚耳而能恪事翁姑於妯娌間  
亦若姊妹然順承夫子閨內不聞詢諍聲不幸良人不祿孺人方  
壯年長子始六歲季纔周晬不數載夫兄弟又分爨各產孺人仰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九

事俯育備極勞勩能使翁與姑安於媳之勤幹而忘其子之早逝  
云姑晚年苦患目瞽尤倚孺人扶持寢興占護維謹以故姑倍親  
憐之外家窮窶甚父母衰耄無依孺人迎養於家終其身葬祭皆  
賴焉蓋孺人於舅姑則以媳代子於所生子則以母代父於父母  
則以女代男是數者婦人能爲一焉已足以稱賢而孺人皆克兼  
之於戲豈不可謂賢之盛者也孝之難者也抑蔡氏爲吾邑邊陲  
中著姓與予族連姻不一廿年前曾兩詣之是時土物腴茂絕壑  
崇山皆成村聚距蔡氏之居一二十里間多殷碩豪戶今大都凋  
耗感縮矣獨蔡氏猶安居樂業堪繼其先緒蓋其地風俗樸儉長  
者子弟類循循髦髦無驕奢浮濫習其道固宜有以致之假令孺

人遭家零落則雖有孝思摯情亦難以如其意之所欲爲者此予所以欽孺人之賢而又以羨其家風之不替也雖然吾見嫠婦處素封不善營家惠澤則毫無譽於族姻而侵尋銷蝕蕩焉喪其昔之所儲積者不少矣然則非孺人之德且才又安能若斯之維持安固恩明而誼美也歲之四月爲孺人六十誕辰子昌運以壽言請於予余爲備陳孺人之賢孝能爲人所罕克兼爲者有如此揆之令子顯親揚名之盛心其尙有愜乎否歟

前路洗發好後半波瀾好吳子鶴

○○從母黃夫人夫婦雙壽序乙未

吾昔作從母郭夫人壽序言吾二從母皆賢吾母子歸時郭夫人尚在襁褓季從母黃夫人猶未及生非有闔閭日久偕隨之權也然歲時同歸省外家二從母敬愛吾母如不勝情慨人心之漓也昆弟姊妹間亦多以貧富相耀矣二從母皆處饒家惟吾家則母歸時已漸貧旣而貧且日甚二從母非獨不以世俗炎涼盛衰之意稍分異同也且更加隆致厚於吾母焉雖吾母之能得此於二從母固有道而二夫人之天性純摯襟趣高遠豈尋常女媛所克班哉二從母之賢固非僅此一端也郭夫人他行余首已略詳之今黃夫人又開六十壽筵矣請亦爲再陳其他行之美焉夫人歸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十一

於黃氏時年才十六溫溫渾渾長幼誠孚謂真名家女也故雖韶年而其氣度已如是越五載生一男甚秀慧不幸三歲失撫夫人悲傷幾致殆更數歲不娠卽勸夫子置副室及副室已生子矣猶以廣嗣續爲念今且三置副室焉夫人均接以和柔未嘗或有驕倨凌侮之態也慈於副室子如己所生者然今則已慶抱孫先是又撫繼一孫今亦已生子矣夫人遇之皆有恩生平衣服飲食務儉樸惟恐涉奢靡習然鄰里有取求則不吝償與否聽之不忍迫也凡宗族姻屬相過從夫人禮待一以厚其殷勤懇至之忱益有出於不自知者夫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意於其間觀雅頌詩人之言壽不徒致其祝禱而已又必稱其人

之令德以著其宦焉若夫人之壽洵可謂宜也已矣今時爲壽之禮必於盈數之歲此雖起於近世然固通乎古養老燕飲之義昔人所謂以愛敬吾親者推之以愛敬人之親也矧夫人爲吾從母於吾母有同氣手足之誼尤所當推而致其愛敬者乎又况吾母女兄弟三人今獨二從母健在耳吾思吾母而不得見見吾從母如見吾母焉尤所當倍致其愛敬者乎夫人之夫子曰錦村先生以明經候銓儒官爲鄉邑聞人所居谿山深邃風景清幽土物之充而腴園林別館之闕而闕先生日偕眷屬從心自娛極蕭閒頤養之樂今又選勝於莊舍之近地起大宅費將以萬金過者嘖嘖嘆駭焉嗟夫人生貴快意耳如先生之福履豈文人學士所易邁

哉先生以前歲屆六十余聞其壽期時值初遭先母憂未能致禮賀今上尊夫人壽因并約著先生之美以爲雙壽亭蓋亦古者爲壽不擇歲時之道云時道光乙未之冬季

情致義法兼到之文同年友石瑤辰司馬昔見吾序郭夫人壽謂集中壽序佳作極多要以郭序爲第一不知後見此篇將又謂之何○此文後段聞黃宅書屏時聽旁人言以意爲增刪今此本卽向所錄交黃宅本稿並無一字參差也

○○○范君瓊方六十壽序丁酉

吾家與范氏蓋數世好矣昔貢士振道先生瓊方君之從祖父也與先父馥亭先生善稱莫逆交予生也後未及見二先生但聞二先生歲時相過從每對飲酬談至丙夜不肯休伯父晚年家漸耗貢士數爲通移無憾懷亦無德色也至今伯父之後猶有能傳述而感之者焉予少時瓊方君之尊人使其季子貴方從予學貴方恂恂溫雅襟宇恬定待予一年察之未或見其於人有愠怒容也予甚嘉其氣度之優而心儀其福履之必茂顧不料其乃以壯年殞矣予深惜之中間瓊方君又使其長子密修從予學時密修年尙少且善病予未與深言也旣而人傳其夙有拒奔女事始心重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十三

焉逾數年就館於廣信越密修同往自是於予轉親而予亦愈知其爲人密修秉貧捐急不及其季父之雍容然其篤摯殆人所罕及於家庭固然於予則執古弟子所以事師之禮予倚之幾如臂指雖煩擾瑣務多委之往往輟已事以襄吾事卽極勞勩甚而或損累其貲財亦不辭也予性善怒近年多病益躁慙毫髮有不當輒徵於辭色密修默然受之移時復爲撰杖屨效指使惟恐失意旁觀每嘖嘖嘆羨曰是豈獨難得諸門徒間哉卽子於父母能如是亦可謂之賢矣予曰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予是以視密修猶子姓耳浮薄者則反用是譏密修密修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有足以當就養無方者吾知謹此義而已循禮守分而顧謂諸子

有好與予迂者如密修之佐助予則以貨利試誘之爲離間密修  
匿咲不顧密修工於書小楷有虞伯施趙文敏遺意先後爲予輯  
錄詩文稿今已積數十卷云嗟乎師弟道衰久矣大都視聲勢爲  
嚮背耳予自髫齡投徒至今著錄以百數以予之轆軻久困也其  
素來淡漠者無論已卽始相親厚而後忽然若兩人者亦不乏密  
修顧何取於予而敦勤不渝若是耶友人或謂予曰有弟子如此  
不當以文彰之且藉以風世乎答曰唯唯懷之久矣第將有待耳  
顧予數年來乃益艱於文於誼之不容已者類合數事爲一篇今  
月之廿九日爲密修尊人之誕辰予遂爲文以壽因略述密修之  
德并及先世交誼且以見予之以文壽瓊方者蓋其情之所應致

陸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十四 十五

也語曰敬其父而子悅又曰人惟求舊比於徒以文贈密修義不  
更廣乎則又有詰余者曰壽人之父而第多闡其子之賢體歟余  
曰未始非體也人生至中年後所尤繫望者後起之佳耳瓊方君  
享有賢子若此此卽福之隆者已誦述以侑觴樂孰大焉至於君  
之生平承累葉之廕庥安十畝之寬閒泉石供枕漱雲物爲朋徒  
希風懷葛頤情禽魚茲皆常事可不必書昔張融有言文豈有常  
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耳夫又何疑於予斯文也歟  
合數題爲一文壽序之變體也然變而不失其正情致亦悃款  
動人非勉爲應酬者○此等文未嘗著意摹古而波瀾意度無

一不古須深於古者辯之耳

○儲彝堂翁六十壽序代戊戌省垣

士之附籍於郡邑學官由文行而升名於太學舉於鄉策名於

廷其同一歲而進者皆謂之同年而齒稱兄弟蓋始於漢同歲生

之稱若漢末所謂同年如江表傳云周瑜與孫策同年三國志步騭傳云與衛旌同年之類則皆謂年齒之年也然籍

於學者郡學則此稱謂祇行於同郡之士邑學則止行於同邑之

士而不能通於他郡邑之同進者焉其升名於太學舉於鄉策名於

廷者則不特通行於他郡邑且可通行於天下之同進者而

不以鄉省分限矣古人有言所謂同年者蓋同一年而被選舉偶

然相值非有恩義之繫屬也斯言也非不可謂臆然彼原以釋人

主之疑而要亦非通論也蓋人世倫類之相值多出於偶然顧此

睦堂文集五十七 壽序 六

眞是  
名言  
通論  
亦至  
論確  
也

此下  
數行

偶然者亦卽情之所由生也苟以爲偶然也而輕視之則將無不

可偶然之而人道恐於以漸漓矣以爲偶然也而已值此偶然則

固已有其時位之道且無端而適值此偶然其亦似若非偶然也

者而不以易得而漫不致思則將不忍忽視之而人道且於以漸

隆矣廣以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義則四海皆兄弟也而况其爲

同類之士句君子慎護其同類此於凡士大夫皆宜然而况兼有

同年之誼者乎然則以兄弟之道交之其亦義之有所處而非禮

之所不可許者乎惟其然故同年之稱自唐至今已千年中間雖

嘗爲議者陳其弊而卒不能去此稱也豈非人情之所不容盡行

矯拂者歟自明以來則緣同年有兄弟之稱因而以父執之禮事



其父母施於翰牘則曰年文用於口語稱呼則曰年伯父年伯母是雖於古禮無所據。然而時俗相沿。以爲道宜爾也。其有不循此者。則世爭以爲狂。爲傲。爲違衆。而獨行不情。是亦所謂禮以時爲大者耶。若是。則予今之爲南豐儲彞堂先生祝壽之文也。固其所不容已者矣。蓋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者無窮也。而父母之年尤重焉。五福以壽爲先。惟壽而後能享諸福。此固人子同然之情也。推此同然之情。以交於朋友。則朋友之稱壽其親者。而以頌禱之辭屬於吾。苟非於事有所不可者。其將奚辭乎。蓋先生之子子明君與予同中優異科。而駢名升大學。將以歲之十一月爲二親壽。而預以敘文爲託。因示以先生事略一篇。及君姊婿吳孝廉子序

所爲敘文。予於是有所據而爲言焉。先生生長饒家。少爲貴公婿。籍於郡學。未嘗以試事之伸。絀爲憂喜。既援例貢成均。遂不復出。與試性慈緩待人。雖卑幼未嘗有疾言遽色。道途間鴈鷺行無促步。怡怡然。肅肅然。莫能窺其喜愠。年近六十。卽以家事委其子。含飴弄孫。時時索故人飲酒歡笑而已。噫。可謂福也矣。夫福履之事。造物之所甚惜。身世之所難遭。其遭之者。有有所以致之者焉。然亦有無所致而偶值者焉。吳孝廉之序言先生之得福。由於動靜不失其宜。則固異乎偶值者已。且吾聞子明君高才勵學。比年歲科試已爲督學許公。滇生師所激賞。屢壓其曹。去年選拔。幾得而失之。及是以冠優異科士論。乃大快焉。夫享有賢子。雖不列於洪

範五福中而實爲福之大者也况他日子明君名業之所至有不可涯量也乎而先生之子婿又得吳孝廉劉孝廉菊士者皆士林之翹楚亦其福之所旁及而人之所罕克兼者矣某等雖無似而以年家子聯名合辭遙祝先生躋期頤之壽永琴瑟之歡不同泛漠無關之談先生當亦顧而樂之爲之陶然進一觴也先生之配吳孺人有淑譽合德儷休白首諧和已詳吳孝廉之序茲不復述云

同歲之誼自東漢時已然至唐中葉而愈篤雖出於世俗之情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固必有其說焉文卽於偶然二字起議義精語簡是以宋以下文字而上通周秦消息者

陸子愉

睦堂先生文集五十八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 輯

壽序甲篇

○盧母廖孺人八十晉二壽序己亥

北溪盧君膺宗於去年秋特詣予曰舊歲吾母八十也族嫗之來祝賀者僉謂吾母高年邵德吾兄弟何惜求先生一文以爲表彰耶吾兄弟殊辭無辭以答也今願竊有請焉若幸苟不拒則將訂期偕吾族士某者同與來而面陳其詳瓊可乎予私念夙昔未習其家世雖居之相近也而鮮傳聞於是爲託辭以緩之後數旬其族有二生曾從予學者曰許隆曰大琮先後順道過予家予隱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意而試以問焉皆有好語無貶詞予乃直舉以告而使傳語于膺宗以許之今年爰以其族梅魁君所撰孺人之行實來予始知孺人姓廖氏初歸于邦盛君時家甚貧也夫婦同心作苦漸以振裕孺人事翁姑虔惕毘勉處先後則和以相接族婦之及見孺人少壯時者皆云閭巷間從罕聞囂凌詢諄聲邦盛君性剛善怒幾微不適意輒見譙讓孺人默然順受無敢稍忤予婦四人自長媳外其三皆于孩幼時抱養鞠育撫教殆無異己所生者今諸媳俱壯長諳事矣而家之內柄猶孺人秉之不以老而耽閑逸年雖耄而聰明思慮不衰衣食糲與少貧時無大殊焉蓋行實所陳孺人之大概具於此噫其可謂賢也已或疑孺人平生耐辛勤甘淡泊

此其于頤養之道難言也。何以能齒臻邁齡且康強清健如方五六十間人者。然耶答曰。此固其得天之厚也。且子亦不知致壽之道。本有二焉。有以安逸而得者。則所謂必靜必清。無搖爾精。無勞爾形。乃可以長生之說也。有以勞動而得者。則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又卽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之說也。辛劬守約之人。身雖辭暇。而心意則常恬體。雖常勤而天機則無傷。其神明之挺動。乃生長之道也。其歆羨之平夷。亦貞固之理也。是其勞動中固有安逸矣。孺人兼斯二者。其致壽天豈不宜焉。雖然。孺人既篤老。猶深自刻。嗇如此。固其生性之淳淡。亦凡以爲子孫計也。夫父母之與子孫。分不同。則用情宜各別。惟其情之各別。乃所以爲道之互盡也。爲父母者。以薄己而裕後。爲慈爲子孫者。則以竭力以奉親爲孝。撫宗兄弟。自茲其可不及時而盛。致其孝養。以圖報于丕暮耶。凡所以可娛悅其心志者。其可不先意爲之。而無俟他人之勸。勸耶。君兄弟聞吾此言。諒必犁然有當於心。斯爲賢子矣。第未知君之族。媿諸君。其以吾茲文爲果足以彰孺人之媿否也。予蓋稱心而言之耳。

後半多名言。懇切語。啓仁讀

年之貴乎天下久矣。然所尤可貴者。君子之年也。非君子而有年。則其年祇爲一人之事而已。君子之年。大則利賴乎天下國家。小則裨益乎族。鄉鄰。是其年也。乃羣衆之所祝願。而非徒一身一家之慶也矣。文學張君子怡。一日過余。言其尊府寅賓先生。以今年屆七十生辰。勸余爲祝頌之詩。且并以壽序見屬。余近年來心煩意塞。尤拙於詩。而鈍於文矣。兼聞所央求士大夫之詩詞。已頗多。亦何取於潦倒者之言。而駢連以相委。雖然。先生於予。爲從舅。義固不容已。且知其素有可道。夫安得以不能於辭。辭既詩而又文。殆亦古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歟。既而子怡遂以先生六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三

十時壽序寄脉益郭舍人羽可之作也。序中述先生之行。余所習知。與不知者各參半。且又有其近十年間所行。而非舍人之序所得而詳者。今爲擇其要而綜陳之。可乎。憶余幼時。隨母氏省候外家。自外高祖派下。惟先生家最貧。老親熒熒。兄弟自力爲生。其勤苦殆人所難耐已。乃轉業商賈。漸致贏餘。年至三十餘。乃有室。今則田廬廣闊。富聞於鄉。夫婦白頭相睦。伯仲俱以例籍於太學。子姪遊庠序者。濟濟。孫男女。遶膝成羣。舍飴分甘。和在庭。其福祉。又人所難兼造。物循環倚伏之數。人事今昔勞逸之報。殊有令人可致思者矣。雖然。氣數豈盡合於理。成敗非所以論人。藉曰不然者。將程卓。皆足稱賢傑。而梁閔。翻可。嗤。皆窳耶。蓋吾見世之以傾

自六程卓  
作程羅亦

險狙誦致富貴者。壟斷肆貪。不惟無惠於親疎遠近。奸橫樹黨。且大爲害於風俗人心。其人亦幸安豐。鏗臻耄耄。且或得賢內助。其子孫亦未嘗不成立蕃昌。而精能強幹者。且時時出其間。若是者。徒使人疑鬼神之妄施。而歎天道之難。諶斯又烏足貴也乎。若先生則又實有其不儕於流俗者。先生昆弟三人。其季早夭。時尙貧也。其致豐阜。則始於先生。仲弟乃佐之同心。黽勉友愛。相於無間。言豫議析產。皆曰必析爲三。仲弟請以先生次子爲季弟嗣。卽慨然允允焉。所居村南有木橋。名曰世濟。當通衢。長數十步。水漲輒漂沒行者。必迂道數里。許先生商諸仲弟。捐田於族眾。永爲修理之資。歲租凡三十餘石。又嘗捐稗穀二十石。爲其高祖派下濟荒

之需。歲之癸巳甲午。游饑減米價。以應房祖派下貧戶之糴。是皆其有裨於宗族者。至於三建祖考之祠。身爲督理。矢公慎。服勞勩。此猶爲鄉黨自好者所常能。而不足爲先生道也。先生少貧。廢學中年。乃甚解青烏術。日手一編。不疲捐金遷葬。其外祖母於爽塏地。外家感之。先生以徒手興家。而爲德於宗族親戚間。已有如此斯。豈獨非爲富不仁者之比。卽較之悠悠忽忽。安受黍養。而一無所短長於世者。亦不可同年而語矣。然則先生之壽。庶幾可謂君子之年。其爲之喜者。宜亦不獨其家人眷屬而已。抑又聞之貧者益多。則望救愈殷。富者愈有權。而爲善愈有所資藉。故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見善如不及。時勢弗可失。富貴而爲惡。逆天者

包慎伯云  
以後甚好  
是正論毋  
以爲文外  
期情也

也富貴雖不爲惡亦不爲善亦棄天負天者也三四年來鄉邑二  
三百里中歲事頗順成穀價愈平而貧戶愈增此殆難以致詰或  
曰穀之賤也卽由乎貧者之多也蓋力能藁食者甚稀也是或其  
一端也耶今先生履杖國之年擁素封之貲年彌高而德彌邵家  
益振而力益饒自擊夫肩摩袂接三屨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心  
知夫鄰里鄉黨之某利未興某害未除宜以欲助乎有司之所難  
遍及者凡有幾事也吾知先生必有纘前之所爲而推而大之者  
湘潭於先生雖後輩而素蒙接之甚謙挹毫無挾尊挾富之意介  
於言動容色間余用是敢以茲言進先生聞之當亦或听然謂爲  
能知其心而非猶夫尋常之頌禱也已。是爲序

字向紙上皆軒昂

王金和

○○○祝太學四十序

往年祝古愚太學介其親戚求余撰厥考貢士君之塋文余乃知貢士君之好施力善竟有學問之士所難能而超出乎常情遠甚者誠不意近在鄉鄰間而有是人也余方極力表章之以爲世勸兼冀其後之寢熾寢昌使人共信於天道福善之正而愈加慕效不謂到今僅數年而其家遂以漸貧矣追計貢士君之所遺產蓋已十不存二三矣毋論鄉邑爲善之家也卽富而習於爲不韙者其傾頽之遽亦未有如是者焉於是不獨人之攢譏誚於古愚也卽余前又中所引孔子富而及人之語亦幾幾乎虞其難以取信於人古愚於是憤然自述其平生善行之所費屬余條書之以

冀稍解於鄉鄰之疑嘲余乃又知古愚雖當家未久而其義舉之貲計錢已將三百萬其豪情高致誠不愧爲其父之肖子云然而其家之所以速貧則又非盡由於此也於是爲之作書事一篇以爲古愚解嘲且以爲古愚之箴箠旣而其家又以古愚今年屆四十請余爲之作壽序文余將復何以爲言也哉雖然余固尙有未申之意可以爲古愚慰兼可以解世人之惑者請得而暢陳之益論報應之常理則如古愚父子之仍世篤義而其家顧以速衰翻不若彼庸碌無善與夫爲富不仁者之歷久焉爲善者固將懼矣爲惡者其將愈以肆矣歷觀書史所載古人有如古愚父子一節之善遂以致祥徵而綿福報者甚多奚獨至於古愚父子之美善



出乎其醇  
論

正教行  
極確周悉  
之極

留善二句  
雅渾茂  
之極

山重水複  
疑無路柳  
暗花明明  
一村又境

不勝書而天道福善禍淫之說乃頓若大爽耶有爲之解者曰古  
愚之速貧田其近年忽得心疾也是言也吾未知其果否也卽有  
之亦難爲天佑善人解也又或曰古愚之心疾非由其體氣自致  
也不幸由人之甚之也斯言也吾亦未知其果否也卽有之亦更  
難爲天佑善人解也今吾之所以慰古愚而曉世惑者則概不涉  
於此蓋有其數說焉爲善者理固宜必昌也然吾本非因求福而  
爲善凡皆發於心之不能自已而然耳卽不獲其報而於吾爲善  
之心固無憾矣爲善最樂此其一也爲善雖有必報之理然一時  
不必有卽應之端應之近者報常小應之遠者報逾大或俟其駁  
運之已過或韜其光穎以厚厥積亦如大冬之後有陽春久息之

陸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七

田獲倍收焉又如水之蓄則彌盛火之蓄則彌壯焉其遠近之數  
有非人之所能測者其爲報之端亦有非人之所能知者是一  
說也爲善非官不蒙福而時或反因以致禍君子且無所萌其怨  
尤而况古愚之速貧非皆因其好義所致耶由善而致者安於道  
不由善而致者復於禮息黥而補劓去瑕以全瑜如吾向者之所  
以箴古愚斯可焉明者不悼往事無爲徒戚戚也是又一說也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身與貨孰多戒者必厚亡也旣無可欲無  
可忌則亡與人皆可相安於無事矣斯又一說也之數說者固皆可  
以爲古愚慰而爲世人解然而猶不僅於此且夫人孰不知富貴  
終歸磨滅令名永垂無窮古稱三不朽不齒世祿而首舉德與功

似之

此下數行  
廣大精微  
至言不磨

此豈僅僅言美譽芳聲之長。而人口也哉。蓋夫祿位財物者。形器也。雖實而終虛也。仁義德善者。天理也。似虛而最實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有此事則有此理。有此理即有此氣。理也。氣也。入水不能濡。入火不能熟者也。先天地而有。不隨天地而盡者也。若乃人之不朽之數。則視乎其平生所行所得之理之多少。以爲其長短之數焉。此并不以名稱之。有無爲加損者。今若古愚父子。起窮窶致素封。僅四十年間。合計其義舉之貲。已過半其家產之祇之數焉。斯亦可謂之有德有功。足以自豪。而堪自命爲不朽之信士矣。以斯言壽。乃可謂之眞壽矣。此豈世俗之淺衷所得而喻焉者也。而况古愚之齒。又方盛。子孫繩繩。未艾不可不謂之有福。今特以家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八

產迥遜於前。故爲人所訾譏耳。昔貢士君以赤手孤身。與家古愚。則今尚有所憑藉。安見其從此遂墮墮而不復能恢復其先業耶。鄉鄰間之始富中貧。而其終又以致饑者。固亦累累有其人也。然則即以此世俗之情而論。古愚其亦猶可自壯而無遽自衰餒矣。惟是他日者。吾言果驗。古愚其將懲今之窘匱。而稍改其從前慷慨之度耶。抑始終以仁人孝子自期。勵善承先志而勤廣其堂構。且將有加而無已耶。吾諒古愚其必能知所以自擇矣。聞斯言也。庶幾其可迨然而進一觴歟。是爲序。

題難至此極矣。乃能凌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己。是探禹穴。闢蠶叢手段。  
受業游楫讀

○○王孝廉母七十壽序

借李牧臣名

歲己丑之冬予徒步數百里歷萬山之險特詣永豐訪徐君睦堂適其族法元太學爲母夫人舉貞壽之讌聞余至折柬招請予不得辭坐客有王孝廉茂亭君者數與同席談諧周旋殊懽也別去數年而孝廉以書來請爲其母徐太夫人壽言太夫人卽睦堂之族姪也蓋王徐世爲婚姻多矣孝廉言太夫人秉德靜專慈和而有禮少適尊考縣丞君琴瑟甚諧數十年罕有違言舉丈夫子三長者籍於太學季嘗遊縣庠孝廉爲仲子以材武得鄉舉一應會試不第遂不再赴優游膝下朝夕承歡南陔白華之義有合焉者蓋謝公車已二十餘年矣太夫人亦從不督之務進取云夫今之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九

遊宦者多半爲祿也。仕非爲道而爲祿。己非出處之本義矣。祿未必人人及其親也。然且未必求之而卽得。甚而或轉有耗焉者。勞瘁固所不必言也。卽遂所得矣。飽所願矣。又幸而上及於親矣。而心存乎利。往往身失乎道焉。斯豈足爲孝養之實乎哉。昔賢論爲貧之仕。準於抱關擊柝。委吏乘田者。然而今之爲祿者。不必皆貧也。其所營求。非止於抱關擊柝。委吏乘田之類也。以視君之從容知止。何如耶。夫使君而貧也。則太夫人雖不汲汲趣之爲祿。仕諒君亦有難安焉者。而君本穰家。自其先人已稱素封。甘臙之供。不缺於度。輕煖之服。恆餘在笥。臧獲之繁。動適乎意。林園幽閒。室宇靚麗。太夫人今以古稀之年。康強輕健。顧視子若孫。曾鞫臚上壽。

四世一堂冠蓋翕集親賓之華腴也儀幣之稠縟也樽俎之盛潔  
也可推想而知也太夫人之樂可謂賒矣君兄弟之所以壽其親  
可謂愜矣太夫人處親屬間應急之弛責負隆筐篚數有可稱道  
顧予以爲此雖苛恡者之所難爲而亦饒給者之所時有獨重舉  
夫孝廉君之能敏退與太夫人不過望其子之求榮顯以爲雖其  
遇之豐而亦其見之有超乎俗者卽睦堂見之亦當以余稍異乎  
流俗之言壽者爾

甚似震川○腴茂之文難於盤折古鬱之文難於跳盪此能兼  
之啓仁讀

○郭君七十壽序 王與

余昔作謝君敷榮六十壽序其年謝君充鄉飲眾賓序中曾引瓊山邱氏大學衍義補之說謂先儒言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三年賓興其宴會雖謂為鹿鳴而亦不以鄉飲名愚意蓋謂其說甚當而年友石瑤辰司馬乃見而非之謂今所行鄉飲酒禮係黨正正齒位之禮而非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之禮也因引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鄭註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今用十月朔日者本此又儀禮鄉飲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十一

酒之禮鄭註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此謂賓興賢能之禮明洪武間定鄉飲酒禮儀以每歲孟春孟冬行之蓋沿用賓興賢能之禮之期湘潭按文意此句洽字上宜加又兼二字而以季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則仍用正齒位之義

本朝之制仍因明舊云云愚意頗不謂盡然蓋明太祖定制鄉飲酒禮之意其所撰大誥言之詳矣非特敘長幼也又以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焉是故以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而已次序齒其有曾犯法者列外坐是其兼用尚賢之意蓋明甚若本朝之制則正賓首擇者年致仕德望懋著者次介賓及三賓眾賓均以齒德兼優者為之其差等非柳敘齒且無論罪人也即無

罪而未被舉者亦不得入坐其爲主皆府州縣之印官其沿用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之義益明且嚴矣每歲再行而用正月望十月朔者蓋春爲四季之首正月爲孟春冬爲四季之末十月爲孟冬而朔日則又爲每月之首也正月元日人家居故不得如十月之用朔而改用望豈得以今十月爲同于周十二月大蜡之時而遂但主黨正正齒位之飲爲說耶且卽如瑤辰說兼用賓興賢能之禮之期然但以禮禮賓之而非以興舉進用于朝廷斯又豈非同于古所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之意也瑤辰蓋未之深思焉耳鄉鄰郭君昂遷會列名鄉飲衆賓中以今年屆七十壽令子太學輩轉託其甥求余序君蓋吾族之甥于余爲中表兄弟也其季弟

尚魁君亦會列名鄉飲賓又余再從姊婿余昔履館于郭氏之族飲于其季弟家不知其數矣君蓋必嘗識面然今曠隔多年亦不能記憶其丰概矣但聞君曾與列鄉飲賓則其爲人可推度而知蓋本邑之有司官長且以君爲邑之賢者而禮之也其奚不可爲之序耶况太學列載君事實又謂君少貧躬耕力作以養親敬事諸兄無間及長始學爲賈經營節儉家計稍饒宅心忠厚持己端樸恂恂謹守有古懷葛之民遺風云云則其列名于鄉飲賓非無實而混然貌冒榮名者可比去年鄉邑興建義倉君與其弟姪商定酌捐其父母派下衆存之穀二百石于中是九其的然可據者因爲欣然應之且以附明今世所行鄉飲酒禮之義意又以見

聖朝之制蓋實比之前代尤為精善懿美而不雜不偏云

是一篇考辨精覈之文而辭氣又甚古雅不得以壽序概之

張舒翼



張舒翼

聖朝之制蓋實比之前代尤為精善懿美而不雜不偏云

○○○登仕郎劉君六十壽序

癸卯

院前劉生光輝以尊甫登仕君今年屆六十生辰將延客稱觴爲壽而先以讌序見請吾益因君之壽而倜然有遠憶焉君所居距予家五里許幼時聞諸耆長言鄉邑百里內外間自

本朝定鼎來積被

列聖厚澤深仁休養生息旣庶而且富家給而人足各村聚類多殷碩豪戶固競爲豐亨豫大之美觀卽其次者猶能固有餘穀篋有餘衣冠昏禮俗悉饒于用交際往來爭尙隆厚蓋自予幼時諸長者已嘆爲非昔之比矣乃越今數十年則又有甚焉者

國家輕徭薄賦稅糧悉如舊額且時沛蠲貸賑卹之

睦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十四

鴻恩民間衣食之費日儉於前也典禮之需日簡于前也酬酢之儀日薄於前也戶口雖略增而亦鮮至倍兼顧鄉落閭巷中愈見其消寥蕭索呼庚癸愁飢寒者罄罄由富而貧者十之八九由貧而富者百不得二三此其故殆難以悉詳近數年來雨暘時若歲事順成可謂幸邀天祐矣而穀價愈平富家愈閉糴覲于價之驟增且不惜質貸于他人以應家需今斗米須錢百五六十文亦未爲穀賤傷農也而富者貪睨于前七八年之大荒昂價故猶習爲居奇遂致錢日益貴用日益窘無論士農工商上中下戶相逢無不以乏錢爲言者此又從前所未覩之情形也於斯時也而能無求於人有餘於家從容逍遙安然不受拮据枯槁之苦者已可



稱爲福人吉履矣况於席累世之豐卓且又家庭上下間百爲休  
順無所謂天人缺憾之端其快娛爲何如耶其難邁又何如耶若  
登仕君庶幾可當斯語者自其尊考某翁家產已爲其一村之白  
翁矣君又克勤克儉善守而充擴之夫婦琴瑟相諧生丈夫子五  
人皆知力幹家業無粟果少年惡習長者卽光輝已援例列名於  
太學孫男女亦已有十數人焉且以杖鄉之年而尙承歡白頭之  
老母康強矍鑠含飴健飯樂觀孫曾後輩四鄰姻戚之雜遝來爲  
子媳稱壽然則君非所謂一鄉一時之人瑞耶是誠可以賀矣且  
君之素行據光輝所述又有可稱者事父母最柔謹而和睦於宗  
族往年族修世譜費不數助已貲足之道光辛卯甲午兩年荒歉  
特甚米價數倍於常君減價以應族間貧者之糴辛丑歲建造房  
祠雖各支有未出貲費者君亦許其入木主與享祀焉至其持已  
敦重罕見疾言遽色逢人循循訥訥若不自知其有積鏗者然斯  
則予所素稔知者然則君之安享福履蓋亦有以致之而非盡由  
所遭之偶值其幸耶是又可以風矣予之文蓋陶淵明所謂稱心  
而言者不知君之意其以爲慊足切當而非世俗之繡盤悅工藻  
采者可比耶抑否耶光輝昆仲其將必有以語我

人生所遭之境况苦與樂二端而已其有謂無所苦亦無所樂者是亦即可謂之樂也苦樂之相尋其情事非言語所能計數要惟論其大且多者焉其所樂者大且多則其渺小之苦不足言矣其所苦者大且多則其渺小之樂不足言矣是以人之一生有可以謂之終身樂者有可以謂之終身苦者有先樂而後苦者有先苦而後樂者終身樂者習於樂則亦不甚覺乎樂之爲樂也終身苦者習於苦則固不能深知乎樂之爲樂也先樂後苦者始既習於樂而不覺則乃覺乎後之苦之甚爲苦也先苦後樂者始既習於苦則乃覺乎後之樂之倍爲可樂也其有由樂而苦苦而復樂又有由苦而樂樂而復苦且有苦樂展轉往復迭起迭仆一生數十年屢易其概畧者要皆可以茲數語準之今若溫溪楊節母吳孺人誠爲先苦而後樂者歟當良人之不祿孺人年方二十有六正琴協而瑟應忽鵠寡而鳧單月夕花朝風酸雨慘氣熒獨居之懷鬱固已甚難堪受也兼之家業蕭條百弓之田圓數椽之室宇堂杳尊章鄰稀仗助十指女紅之所入日能幾何遺孤呱呱襁褓中豈能逆料其後之果克成立何如者於斯時也孺人固所謂茹荼集蓼不言非者矣而孺人松心柏性矯矯樂樂屹立於冰霜雪雹之中歷歲滋久而不瘁不隳今則家號素封里推芳範姓氏上達

帝聰坊表焜耀乎鄉邑身固流芬青史而百世子亦以義助明  
皇賞而且以望八之年康強不衰目猶然察線之明步不資扶杖  
之力晨夕安享膳餐之馨前後奚煩哽噎之祝以斯言樂其樂又  
可知已夫孺人少壯時之苦孺人之所甘耐也今此之樂則其所  
未敢預期於必得者也未敢預期其必得者而果竟得之斯其樂  
爲何如耶斯非特彼不幸而先樂後苦與夫終身一於苦者固視  
之相遠卽彼幸而終身一於樂者亦豈能如孺人之理得心安其  
所樂皆其所自致暢然愜適而愉快有味躊躇滿志也耶是誠可  
以壽矣傳曰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此孺人之  
令子憲來君所以寓書遠來諄諄然請予爲孺人撰介壽之章也

陸堂文集五十八

壽序

十九

孺人今年七十有六於鄉俗非介壽之期因憲來君聞予文集削  
颯將成乃央孺人從兄之子政書請予預爲撰孺人八十之壽序  
且請卽以載於予集中夫逢旬稱慶之文豈可先數年而預構之  
哉近世諸名家文集中往往有不俟逢旬之壽序蓋皆因其子孫  
急欲得其人之文要亦本古者爲壽不擇歲時之意予今故亦援  
斯例而應之特於題中不限以年數而渾名曰孺人之壽序其他  
年孺人屆臻八旬憲來君謀名客稱觴或更增請而繼斯文以續  
加闡揚焉固可也卽但以茲篇充數夫亦未爲不可爾

雋語名言絡繹疊見筆勢翩翩曲而有直體是壽文中所稀得

者啓仁讀

陸堂先生文集卷五十九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壽序五篇

○○○吳母游孺人七十壽序癸卯

鄉鄰吳文學岱生以廬陵游文學用之所作其母游孺人七十之壽序咏予且請爲作壽詩答之曰予昔應人之求壽言曾論之詳矣予未之睹耶曰求壽詩於予辭者殆十不啻九雖招怪慍不恤焉以此體最難工而易俗耳人所羣望於予之言者謂頗嫻於詞律而不蹈妄陋也辭苟不足存則如腐粟敗銷詎堪療飢以進於客不如無矣顧某之請又勤勤也不得已爲作序以塞其意夫爲

陸堂文集五十九 壽序

一

壽之文亦非易工也且其篇體例須數百言尤非若詩之寥寥數句亦可以成章然而古來壽序之工者比之壽詩較爲夥焉近代作者集中其壽序亦輒比壽詩較多此其故深於詩文者自能悟之今予於子尊母之壽也亦請以文易詩可乎岱生色然喜曰幸甚遂爲之言曰游孺人之媿用之之序頗析矣可互見也予固當拾其未言者焉大凡人之情固莫不欲尊顯其親招客爲壽亦其一事也然此薄有氣力者卽能爲之耳進之則己爲富貴利達之人斯他人之尊其親也愈加隆以岱生兄弟之才森森然先後以韶年駢疊列於庠序有聲其於富貴利達固可期矣雖然是儻來之物也其得與失有命焉非己之所能自主也卽得之然自古富

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道况能上及其親以久其傳乎以岱生昆弟之才固宜更進期其上焉者矣上焉者則身爲賢人君子而使國人稱願斯乃孔子之所謂大孝尊親已可以自力自勉者也親而果賢歟人固將曰非有此父母不能生此子而已之賢著信於天下後世卽親之賢亦愈著信於天下後世矣親卽不甚賢也人亦將曰彼其有是子也疑必有所以致之者而亦羣然臆揣其爲賢焉且賢人君子之子孫親屬固無論其賢愚苟好德者見之聞之未有不生其愛敬也况爲賢人君子之父母乎予輒軻窮居近年尤貧且病拂意之事百端固世俗之所易視者顧過情之聲聞亦又頗隨而久著於外以是爲鄉里矜氣之士所媚嫉去年謬蒙

邑之令長倡勸予族姻知交哀貲爲予傳刻詩文以稍表見其志趣於天下後世屬苦貲費不敷曾相扶助者亦稍稍引退忌者聞之且反唇相嘲而有幸心焉雖親交中亦間有如是者嗟乎使予而已富貴利達也則衆必將爭趨之而早爲成之矣岱生以家貧就館於予近地時時爲縈心致力卽其昆弟之館地稍遠者亦旁相嘘煦而無幾幸其不得卽成之意由是以觀則其不以流俗之勢利爲低昂而以賢人君子之道自待待人者此固其一端矣率是念也而推充之以至於無時無事之不然則道德之歸也有日而以當賢人君子之稱無歉矣得志固赫奕於世不得志亦有所不朽於世夫如是則孺人之壽於世也其將安可量其所極耶是

爲序

此文十分工雅的是大方家鉅手老筆卻又極細膩熨貼

楫讀



陸堂文集

此文十分工雅的是大方家鉅手老筆卻又極細膩熨貼

楫讀

文辭之尙於世也久矣蓋自漢魏六朝以來然祝頌之辭則除用於君親外無論文也詩也皆曰應酬之作故傳於世者較鮮卽其傳者亦每比之他文不及其常留於人心而膾炙於人口焉則何也則以其中多虛詞故也是非人之好爲虛詞也以其事之不可以已也而其人又無足稱將舍虛詞而無以爲言焉以其人之好諛也而其情又不能卻將舍虛詞而無以爲悅焉惟秉道自重之君子而精能於詩文詞者則不然而秉道自重之君子與夫精能於詩文詞者世固不易多遭也若吾今於故友吉水曾君滙川之配曰李孺人者而爲之壽序則自謂非虛詞之比焉非吾之敢

陸堂文集五十九

壽序

四

自謂克秉道自重而精能於文詞也則以孺人之賢且才在鄉村閭巷間本亦所未易多遭而非無以爲言者比也吾平生遊蹤頗廣交友不爲不多良友亦不乏矣而追維總角之友則以滙川爲最先於彼時也亦以滙川爲最篤余固生而家已衰貧也及十齡外稍能弄翰學爲詞章出應童子試又無端而得虛稱焉是以鄉里間忌而凌之者愈多滙川雖與余有瓜葛親顧居隔鄰邑乃聞而心儀之旣見而忻重之時爲籌其家且爲揚其譽殷然誘掖勸勵余於是始知有友朋之樂焉其齒長余六齡旣籍於學矣余猶逐隊童試中滙川偏喜以文質正於余其數數向人稱余直諒非獨於論文爲然也嘗邀余屢造其家余是以知孺人之詳孺人

生於儒家系出吾邑沙溪之河下村從父及兄弟羣從列庠序膺  
歲薦者累累孺人幼卽以淑慧聞及歸曾氏家頗貧也而能安之  
事舅姑如其父母然於妯娌有若姊妹然與滙川倡隨相得閨房  
間若賓友然滙川自壯年後家益貧矣不得已乃以醫術遊於省  
垣及臨江等處漸有蓄積孺人在家兼理內外料量出納捍擋債  
負遂先後積置田產差堪供俯仰需滙川於以無內顧憂不幸滙  
川年四十而卒有子濟用方八歲孺人晁勉撫孤延師督讀年甫  
冠卽得籍於縣學今已有三孫又可望綿詩書之澤焉且家庭雍  
睦從未聞鬪鬩之端此於孺人亦可謂甘苦足相償也矣孺人自  
奉甚刻儉而待人不慳鄰里族婣間藹然著惠聲至今猶時時以  
古人義行善舉勸濟用余昔每至其家盤餐必豐以精款禮必虔  
以周殊無絲毫貪家態蓋滙川與余爲兄弟交亦使孺人視余若  
兄弟然酬酢周旋坐語無嫌也孺人以今年上元節日爲七十誕  
辰濟用豫以爲壽之文請余曰此固余之所樂爲也可條舉其微  
媿以來濟用曰此固吾丈之所熟知也余曰雖然願益詳之及視  
之與余素所見聞者無異焉信乎其無虛詞也於是爲之次第其  
語而緣述兩家交情之概略以進吾知孺人憑筮聽之其必有當  
於心者矣顧獨惜乎滙川之不得及見之也噫濟用其篤念二親  
而益知所以自勉哉斯吾茲文之傳於世也益可幾矣



〇〇黃太學壽序

撫州樂安縣之黃氏最爲古姓舊閩閩族自司空威公當六朝之末造以神勇雄略遭際風雲位登台鼎珥爵上公至今追數其邑之名人爲首頓一指焉公所居地於彼時爲巴山郡新建縣後爲撫州崇仁縣地南宋初高宗增置樂安縣乃分其地以屬之公下距今千數百年矣公之後裔分徙居于本邑及鄰近數百里間者又多成族聚焉其邑之潭江黃氏當亦公之派別也予所識者有月池太學會遇之于吾邑藤田市肆中予時趁客程匆匆與君通數語卽別去今殆十餘年矣君之相知乃具書專使走千里謁予于湖南耒陽而以君之壽序見屬因略條述其平生之懿行以來

陸堂文集五十九

壽序

六

據所述謂君少時家尙貧乃託跡閭閻效計然術爲廢著轉鬻所籌揣多中時會由是貨物滋息稀所折閱及于中年遂于鄉鄰稱豐阜戶已且得奉劍附名于國子監生中馭家維勤維謹長幼內外各修職業秩如就理衣服飲食廬舍園池之類皆取樸儉不爲靡蕩浮夸而於趨義急公則有慷慨之行數大端非區區解推之小惠所可埒者其族人丁蕃衍世譜久未續編君出金倡修衆乃就緒賡而成之所居村畔有津步頗爲孔道涉者病焉君不索衆助獨捐貲鞏建石橋凡費數百金前數年其邑修學校城垣君助貲及格邑侯郭明府以漢東平王爲善最樂之語扁表之蓋君之爲人風概如此夫古人于燕會酣暢之際彼此歌詩達情每每以

其人之壽爲祝願卽有所饋獻貨物財賄亦爲之文其名曰以爲壽蓋親愛之而欲其久生固人之恆情故隨時皆可以爲言而初不必俟其人之老長值其始生之日而乃爲之稱壽也然古人亦往往先著其人之有令德以見其有所以致之而宜其果克享之是之謂善頌善禱焉君由徒手起家今以望八之年精力不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子孫成立老傳有託固已可謂福矣然論君之爲人則尙當不止于是者予雖未卽以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言遽以相期許也然安知君之後自茲縣縣繹繹不又將有崛起奮興發名成業不愧爲賢達之後者接踵而出耶君其益加勵勉以厚培之而已矣君今年七十有七距八十尙三歲於俗例非

介壽之時然準以古者爲壽不擇歲時之義則又焉有所不可蓋君自以年旣高聞予近亦多病是以欲卽得予之文以爲快焉其意固可感矣然則予之爲君言也其又安得而已耶是爲序

點綴烘托熱鬧不鮮腴而又非同擠衍浮夸張舒翼讀

○○甯太學壽序

藤田甯君祥才者多年前予曾與同客於其外舅石溪吳登仕郎之家吳生名宏士曾從予受學者也時君以養病至吳宅予見其癯然小身聲氣喘嘶酬答殊費力意不欲勞之是以雖同座飲酒終席而不便勤挑之使言逾年予偶遇石溪人因問君之動靜若何答云已痊健矣予不禁甚爲之喜蓋向者予頗爲之慮其太羸乏非久病者所宜也更若干年又見君之子於吳生塾舍中其時年約十歲上下而周旋賓客應對爽捷幾若成人然問其塾師亦云讀書頗能敏記也予又私爲君嘖嘖稱慶不置嗟乎予塵勞歷錄客外日多近益疲老善病智慮衰而短於計憶亦不能追記從

前始識君之歲到今已幾何年後又識君之子到今又已幾何年而今者君之子乃央吳生之子羽華馳書遠來爲君求壽文於予謂君年已將六十久已援例繫籍於太學又已有三子皆使從師業士森森然向學焉予又不禁慨然而嘆感日月之推遷荏苒不覺少者易長壯者易老蓋自今追溯始識君之年大都在三十載內外矣當彼時也予方私憂過計虞其羸病而孰知數十年後乃爲君搦管綴辭作介壽之篇耶然則其慨也不又奇爲喜耶君之生平性行予向者固未之詳而今羽華之書則言君醇愿而有才始孤時年方十有三貧至時不能舉炊君乃出學塾入市區刻苦積累今已數千金居恆豐養老母依依色笑如孺子及卒喪葬如禮

其於本源之誼常殷殷焉親屬中窶餓者君時有所濟效無以效者君給與之樞有房祖祠宇久朽蠹將盡頽廢苦無貲修葺君獨力修之既訖工衆議欲入木主者須納貲於眾乃許其無後裔及有而貧不能納貲者君皆爲助納之審如是君蓋厚德人也以報應之常理論德厚者福亦厚然則君之由困而亨出險而安固有所以宜得之而非偶值其數命之幸者可比耶以寡人子十指拮据興家素嗇儉於亡身而顧多長者磊落之事如此較諸承先世之遺業席豐履厚而能爲之者不更爲越俗超羣也耶茲誠可以風風矣君今年五十晉七尙非逢旬稱觴之歲而君之子卽以壽序相屬者蓋聞予之文集劄牘將竣是以速予成稿而并

睦堂文集五十九

壽序

九

斬載諸集中謂庶幾得以傳乃父之徽美於無窮云嗟乎予文之傳否安可預必也顧就君之子之用意而論則卽茲一事亦已可謂之能孝者矣以是答君令子之意而轉央羽華以持進於君焉君將毋以予文爲過於質遜也

感今追昔俯仰頓挫情緒風致甚佳

啓仁讀

廬陵游生用之今春不遠數百里翩然來余耒陽客館爲籌續刻文集事余間與商去取偶繙至壽序見所贈吾邑宋太學之篇因以問之用之對曰此君友愛甚類家伯兄不可不以傳也余曰論其事固然顧吾兼論文耳且子之伯兄亦友愛乃爾耶答曰然實不減于宋君且伯兄今年亦六十生亦欲求一文以爲之光可否何如余曰審然耶則且略條其事以觀用之曰固然然請俟歸而詳之逾數月乃寄所作伯兄六十述來余眎之則非翹詳其友愛也并其他行之懿者亦見焉蓋君字選之爲恩貢士虛舟先生長子生君時年已將近艾矣君自幼卽知念親老每自塾歸輒依依

睦堂文集五十九

壽序

十

侍側不隨衆童爲浮嬉先生規言矩步詳余所作其家傳中君留心謹識一言一事問之必悉故幼時所聞見者至今猶能歷歷向子姪述爲訓迨君弱冠後值家之屯四年間慘遭六喪雙親與仲弟夫婦暨君兩娶之妻皆凶內憂頻仍外患又迭作於時用之尙稚昧君獨力措拄履險如夸教養一弟一子不少懈弛己猶覓隙力學夜誦或至達旦且注釋世所傳勸孝之書數卷梓行之君自失仲弟於待用之尤加厚出入必偕用之少卽病喘冒寒輒發每值暴風雨君卽命侍者爲增衣稍遲待卽急解己衣覆其背君性不飲酒用之或與客飲君必從旁爲之節度婉辭求客勿相迫蓋恐其過量增疾也及與用之同爲縣學生每應鄉試君常先出闈

至旅寓飯已卽徒步數里往闕前候用之望見其出輒喜潛使人  
雇輿趨迓而已則仍步歸不使用之得知見焉兄弟或久客分攜  
君與用之書必以慎起居飲食節勞爲言曰我在外無日不以爾  
身體爲慮也用之閱之輒聳然雖已析產分爨然用之或窘乏君  
卽推衆財及己貲以益之蓋數數不厭倦云嗟乎君子用之能如  
此宜夫用之之述之而津津乎其若有餘味也歟然君之厚行亦  
非獨見于其弟而已嘗會同從兄弟焚其大父時人所負貸券數  
十帑又同用之焚其尊考時券數十紙此皆鄰里所共知者道光  
丙戌歲大饑鄉村惶惶小康之家共議分族爲拯助君祇酌留家  
口食粥月餘之穀約可接新穀熟時而節其餘以應族需至其于

邑中是年又被水災

恩旨賜難民產直計口投資君助有司分任散賑事絲毫無所私  
難民德之後分理庚寅癸巳兩年之賑皆然此則猶持爲束修自  
好者之常而不足爲君多耳歲乙未那太守鹿公督屬邑興行義  
倉邑搢紳又舉君與理君以鯁直招人忌謝歸鹿公使人固邀之  
出及事竣君以勸輸之勤得議敘君爲諸生已二十餘年學使屢  
列優等鄉試無一次不與僅得房考官一薦常慨然謂用之曰吾  
父懋學清修應鄉試至十五次兩薦而不獲售今我與爾復坎壈  
若茲顯親揚名于何期耶蓋用之亦已七應鄉試矣雖然余請爲  
君進一解焉夫富貴功名者顯揚之一端耳且得此則顯揚固亦

更易焉然而爲子者果若自信有足以顯揚其親之實斯無論窮達而皆可云無忝于所生矣且蓄之久則發必耀報之遲則數必舒此又天道之常然今君年雖六十而精神才力不衰用之固尙丁強盛之年諸後輩多聰達岐嶷更爲未可億量此固皆有可以爲君兄弟慰且期許者書此以爲君壽君與用之其謂之何

捐以少小失怙恃仗兄扶持矣無力圖報有觸而請爲此伯兄實不知之及以先生鴻友進伯兄汗下數四致書鳴謝慚赧無已然披閱一過伯兄生平如見後世讀此文者友恭之心必發於不容已匪翅捐家人當泰爲馬援諸葛武侯戒子姪書也

邑後學王典 門人游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壽序 六乙篇

○蕭虛谷六十壽序 代蕭慶辛未

仕宦之道難言矣學士大夫誦佩古今談仁義矜利濟居恆以賢傑自命一旦躋身華赫據可得為之地顧或志撓於私氣懾於患寢喪其昔之所抱挾而以叢咎矍招詢齟齬然於民上者不可勝數也况於下僚末秩權微勢抑外之所任也輕內之自期也約雖以君子之論蓋少責之其間能恥虛其職務致不苟循守率分無以庫狹生意棄於以累勤飭之誠而附輿情之戴豈不亦尤難也

陸堂文集六十 壽序

一

哉予所為言者廬陵蕭君虛谷是也君昔為平和縣漳汀司時予弟某為其邑令甚敬愛君後見予數稱道之余之知君也蓋久今予適承乏廬陵君之姻親將以是冬為君舉六十壽觴知予入都有期乃合詞聯名述君之行先求予為其壽言予於是益知君之詳也君幼事父母有孝行動於學以早當饒室事繁不得遂進取之業乃援例投超檢分發福建所歷諸任皆有政聲最後調嘉義縣佳里興值盜犯境勢甚張君招輯鄉勇申飭保甲邏察嚴密賊知有備乃颺去地素多盜不時竊發君在任四載頗致肅清丁外艱歸商民餞送塞道乃至吏役皆垂泣昔之賢者嘗謂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於人



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是乃所以爲榮也君之官僅方古二三百石吏其跡畏約側幽疑無以自見顧已有不可誣者如此則使其都高位揭顯柄推其所建立豈肯自欺其素也哉顧君久服闋竟不赴銓補屢被檄催毅然不移築室山中廣購羣籍曰率子弟鞠明究曠討研不輟人之見之以爲一老諸生不知其嘗爲吏也間爲人分決是非安存急難創倡義舉人多以爲德夫士之於世出處而已君出則有譽於民處則室家誠穆鄉黨膺服無惡無讟優游休美君子之自擇其亦不外乎此也矣夫洪範五福以壽爲首而要歸本於攸好德否則山澤之癯蒙恫塞昏僅與頑石散木同類亘古之人并有以人之壽爲不幸者矣董子曰壽者讎也自行可久之道其壽亦讎於久今君之自處有可以壽之道庶幾詩之所稱豈弟樂只之君子又人所願其眉壽黃耆者則予之爲之言之其幾可以無愧矣君之受之其亦可以無愧焉是爲序

此文蓋傲王遵嚴其繁委而不冗繚繞而不亂俱從會南豐發

源吳子鶴讀

○謝蘭甫五十壽序

從表兄謝蘭甫以中秋日爲其生辰今年屆五十於俗例當往爲壽念君素喜余之文也故不可無言君弱冠以材勇舉於鄉當其時家勢隆盛憑藉意氣謂可緣途直遂乘風雲之會震威名於絕域也及連上公車不第畱滯京華多年竟不遇而歸而君亦以憊矣家更中落口繁不給又以母老不能遠遊獨時鍵戶垂簾寄情花竹學書吟詩以消其飢憊邁往之氣閱歷艱深更爲和光同塵無貴賤賢愚與周旋歡洽酣嬉淋漓絕無所謂拍張犢鄙之風然自持甚重雖處困約從不作寒陋語顧每有幽憂不平之事獨見余未嘗不傾懷而吐也君長余二十歲憶余兒時頗以穎異聞鄉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三

里君每見必握手撫問或摘舉書中風趣語令解釋以爲戲笑若忘其長幼年齒之懸者及君在京不得見者久歸而余已冠矣君未知余若何也乍見誇舉海內豪傑名流殊尤異敏之事以爲張皇如對鄉村俚老艷說城市繁華者余頗目笑之君他日謂人恐余年少氣盛臨深爲高故侈陳所未見者蓋欲以挫而進之雖於余未必當然其意則勤矣自是時往還傾洽君愛敬余倍加焉以余之奮起貧賤無實而驟得外名雖親懿之誼忌而毀沮之者有之君獨惻然屬望日冀其大顯於世顧蹇連坎坷忽不意年已及壯而君亦遂爲五十人也古稱五十曰艾服官政君以舉人待銓廿餘年不久當得敘用所就猶未可量雖然余更有進焉昔孔

子贊水之德曰隄防而清其似知命者君雖掩關卻掃摧撞息機然感憤無聊之意時觸見於家庭間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又曰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而嵇叔夜論養生亦歸本於清虛靜泰曠寂無累君其時繹思自釋以爲凝社集壽之基乎至於涉世接物可以委隨而有時又宜秉道以輯眾可以通和而有時又須正容而悟物故易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家人之嗃嗃。比婦子之嘻嘻。固爲吉。顧猶不免於悔與吝。旅之初六。柔不中。亦與上九之剛不中。同不免於咎。君自謂因攻青烏術。頗有得於河圖洛書之蘊。愚不能以河洛之學。通於術家之說也。而竊願與君論易可乎。余性疎率。多過受君之鐫切。有素矣。是以於君之爲壽而亦輒以

鐫切之言進若夫世俗諛佞祝頌之文固非余之所能爲亦豈余之所宜施於君者哉

亦是做遵岩

張怡亭

讀此文可見先生與先君子交情矣

愚表姪謝鳳師謹識

○渭川先生配王孺人六十壽序

古之人於所欣喜歡愛者則祝其壽書籍所載曰眉壽萬壽壽考萬年黃耇無疆皆是也顧古者稱壽不擇歲時而今惟用於凡四十以上逢其始生之曰又多於其盈數之歲焉且古人之所致祝者一語而已皆以爲文而非專緣壽之一義也而自唐宋以來於君上有賀生日表漸及卿大夫士有賀生日啓至於明而又有壽敘矣古今波瀾之相沿始末簡巨之推遷漸異蓋凡事類然歟顧臨文者往往以爲難蓋世之善文能言者固不易得俗例又必以崇高顯位作之爲震耀而文必本於情其人與所壽之人不必相屬也素悉也以不相屬不素悉之人而強爲芬芳喜悅揚綴揄嫩

陸堂文集六十

壽序

五

之辭則其情虛其詞必浮宜乎忸怩而難爲也然誠得本有其恩義相關而稔知其實有可稱者則本由衷之信申頌禱之誠夫亦何病於體之非古乎若吾今爲吾師渭川先生配王孺人六十壽序是已先生於余爲族兄弟余髫齡時家酷貧不能從師先生授徒里中聞而憫焉召教之一年不責其束脩竊感其意甚厚今年正月孺人屆六十壽其子侶璵兄弟來請壽言予聞而欣然諾之蓋孺人出大族母教素嫻來歸先生於時家勢隆厚舅姑在堂禮法嚴明孺人於其間無幾微見議於上下與先生倡隨三十餘年未嘗聞一言之忤也及子孫繁多內外男女咸懷其慈歲時賓客儻從往來絡繹中饋之事咄嗟立辦性最溫純薰然蕙蘭之質雍

然珩璜之度然非至親內戚雖其警欬不可得而聞其在詩曰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古之祝女者如是止矣而孺人  
之媿則有非此數言可盡者夫人子於親無賢愚高下固無不願  
其壽而幸遭賢父母久託庇蔭恩勤教誨尤爲人生之至樂焉偶  
與兄弟其尙勉樹立光承前緒斯所以貽親悅志綿祉延齡者  
莫大乎是矣而豈在區區觴祝筵宴之末乎予以族人又兼門弟  
熟知內德之實欣敬祝願自其本情壽言之任固唯予宜焉與他  
作之勉其情而支其詞者苦樂難易異致也獨念先生捐館已七  
年矣日月逾邁屈指驚人追晞溯慕何可勝言使先生如在其稱  
觥懼忭更當何如於茲慶也吾又不能無感也已

○王孺人六十壽序

嘉慶壬申

門人徐生士珍兄弟爲其母王孺人六十之壽求言於余余廟背徐氏分自生族金溪以同宗同邑故世相往來嘉慶丙寅余授徒其地生父丕堂君實爲主人以相處久知其家世頗詳益金溪之族數十年前極號殷阜烟火籬落<sup>通</sup>互三四里皆家有餘財廩有餘積病不足者二三戶而已而君之先與焉尊甫開泰翁始漸起產業至君兄弟分居君獨手致萬金富冠於其族論者皆多君之幹而不知孺人實有以相之也孺人出樂安湖坪土族始于歸端重謹肅能得尊章意及夫婦當家刻苦自將谷風陰雨黽勉同心君在外生計轉殖總出納大綱而已凡經理細碎交接親姻酌劑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七

上下慎節其流甯過儉毋過奢皆孺人身任之卽余至其家饋饌必精觴豆無悞常欽嘆焉教其子知稼穡之艱難凜高曾之規矩布衣木貌舉動樸儻觀者以爲寒室之子也夫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事也况生於予有同宗同遊之誼有請烏得而辭焉慨世俗之求壽文者多矣應之者亦難矣無可稱則何所爲言應之而不濫譽則請者不屢有可稱而請於漠不相知之人則雖言而常患於不工且切今皆異於是孺人佐夫起家使夫名著業立丕堂君今已援例貢成均子若孫咸思各自樹立綿綿繼起可謂能矣生兄弟之遇亦可謂幸矣以是爲壽夫豈不宜焉予文雖不工而稱情而言不虛不隱宜亦孺人之所樂受而生兄弟之所無忤乎是

偽序



偽序

Faint, illegible text cove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extremely faded characters.

樂安流溪董氏爲邑之甲族崇仁吳文正公嘗謂撫州著姓宋時稱樂晏王蔡曾流溪之董科第爵位固可衆列其間特以流溪在北宋猶隸吉州永豐縣故不與焉迄明中葉則有大司寇擴菴公其上世由流溪遷丁原由丁原遷招攜自司寇至今二百餘年蕃衍烏突衣冠蟬聯弗替而招攜遂與流溪踵盛某以先世姻誼造其地者數矣蓋兩主於例授州同知職梅溪先生家先生家所以待予者甚厚而有禮也竊深感之今年予在饒州接先生令子涵虛太學書言其母王安人以去歲屆八十壽因梅溪先生之憂未闕故遷期於今將誡曰致客稱觴先期求予爲祝頌之詞蓋安人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九

於某爲戚屬尊行兩至皆得瞻見固宜知安人之實也安人秉性溫春言動雍穆能得尊姑歡與梅溪先生靜好倡隨先生敦厚好義家僅中貲所捐施利濟之費蓋夥矣安人未嘗稍以意阻拂待賓姻務體夫之志概從腆鄰童里嫗亦多懷其惠生丈夫子七人撫以慈約以義見者皆嘆爲德類不虛焉且夫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安人醜偶名夫事事仰成所守固皆婦人之常然觀古豪雋如馮敬通劉孝標之徒祇以所儷非人遂至家道坎坷不克行其志者多矣今安人與梅溪先生合德匹休煥然繡繪之相宜雍然律呂之和鳴谷風陰雨啓後承先物產充給嗣續殷繁夫婦白首相莊至篤老始失侶此亦生人之難得者矣而安人之以道受命可



知矣傳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大者也今太學  
輩固皆聰爽英達克自樹立從此綿綿繹繹力迪前光使其家聲  
門第皦然復爲郡國之翹特斯所以壽親者大而且久矣傳曰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於董氏有厚望焉

○郭太學五十壽序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三者皆以義合而惟父子昆弟爲天性骨肉之愛夫論生初一本則昆弟宜列於夫婦先矣而反次之者蓋兄弟長而殊事有自同卽異之勢而夫婦雖異姓<sup>肝</sup>合然儷體一室休戚好惡富貴貧賤皆共之其義視兄弟爲更重焉故古又有三綱六紀之說夫婦列於三綱而兄弟齒於六紀權以人事之宜固如此矣顧緣此而不肖者遂往往箋妻室而輕兄弟枕席之愛勝而壘<sup>篋</sup>之意衰同氣之自言曾不及深閨之一語甚至薄物細故手足越胡釀<sup>釀</sup>破家恚然怨畔而不可復合豈非人情易流暱於後起之私而喪失其初性歟在昔雖東漢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十一

風俗之厚如繆豫公脩身謹行其家諸婦猶數門爭求分異至於掩戶自撾乃化服而李大逸乃會客逐妻矯爲過情之行遂以得名蓋能克於私而反念天顯鞠哀者古已難之以吾所見親戚中若郭太學篠峯君者其可尙爾矣君之母夫人於吾母爲姑其內外旁近瓜葛之親蓋不勝數又以里居相望故知君之家事甚詳尊府梅川先生得君早中年卽以家事委君先生園池花鳥優游而已先世卽饒於貲門戶寢大所接益廣君以少年應之秩然若無不足友愛諸弟悉使從容事外各遂其業業士者所費尤不訾終不少厭及先生捐館君兄弟之情愈篤予嘗客其家見每夜深

聚談怡然藹然各依依不忍去輒私爲之嘆羨焉內外男女數十

口時或違言。君兄弟終無間。有齒及析產各爨者。共呵禁之。不容口。雖君兄弟皆明於大體。故然而君之所以倡而感之者。固有道也。予成童時。卽蒙君延課。子君於予爲尊。行顧性下。急畧。同予語。有不合。卽彼此譁。諍不休。君亦不以怪予焉。其後數年間。接覲。見君意氣日平。相愛重逾。至予乃自慚其褊直如昔也。今十月之七日。爲君五十壽辰。予因爲述其友愛之雅。以自致其稱願之私。如此抑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君之壽也。衆咸爲君慶哉。始不獨君之慶也。爾時嘉慶十有九年歲在闕逢閏茂。

懿雅有骨

子奎讀

○ 大學會君六十壽言

吉水會昇奏吾友李樂野之門人也癸酉冬始識於樂野之客所  
今年三月於郡城過余旅寓投以朱箋一幀求爲其尊甫秀峰太  
學六十壽詩予恩恩踰數日卽歸未暇爲也屬人還其箋辭之焉  
不可又寄以來且勤勤致意夫文生於情余於太學君未嘗謀面  
昇奏至予寓時適余外出不相值又未詢悉君生平性情行誼  
何若而奚以爲之詞卽勉爲之亦必不切且工顧昇奏勤勤之情  
又不容以不答也則請爲集三百篇之四語曰君子有酒以祈黃  
耆從以孫子德音晔茂夫敬其父而子悅而欲其久生庸非敬之  
至者歟况又祝其子孫之賢秀而聞達也卽於大學君之意可謂  
愜而所以期乎昇奏者亦至矣然則昇奏圖所以壽其親豈專在  
人文詞頌禱之末乎昇奏其以吾言并示樂野當必有蹶然而意  
契者矣

以不做爲做 格法亦新雋 子奎讀

○○陳夫人七一壽敘

凡朋友之交同其休戚有喜則共慶之而喜之大者孰有過於父母之壽乎歸熙甫有言壽人之親者所謂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王道思曰稱壽之儀人子以奉其親交游戚屬以奉其子之親皆所以敦人倫而厚民風其言當矣余昔授徒寧都始交甯君卓峰知其母陳夫人之賢去季春卓峰書言夫人於七月屆七十初度先期求文爲壽時予入京期近未暇作也及歸則已過爲壽之期尋憶寧都之俗又多於盈數之次年爲壽如易堂諸子文集所載爲鄉里人壽敘多標題曰五一六一者其義蓋取月日之足期因附斯例而補爲之敘夫人肅惠有智好施達大體事老疾之

姑十年曲盡孝養與夫文學瀛洲先生倡隨相得夫人方壯年卽勸先生置妾共處一室無間先生嘗慨念外家零落遺一子流宕遠方罔從尋覓夫人聞之卽慙慙曰是何難哉傭人四訪至浙江始獲焉爲娶婦予財物成家竟如其意先生旣捐館夫人撫二孤皆成立經理產業日益充大然不效里巷富姬斤斤較錙銖得失惟知以封殖爲事敬理賓師餽饌必豐潔及卓峰入庠序名日以起交游寢廣文士技客過從者夫人悉命館讌贈給每歲中建橋修路施茗飲等費無算卽去年卓峰與弟預謀盛具酒食召賓客爲夫人稱壽夫人止之曰吾欲爲某某濟人事甚眾也汝能以爲吾壽之費轉爲之其悅吾意也奚啻於爲吾壽噫卽是而夫人之

賢可知矣既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書傳所載古名人得於賢母者不可勝數而女之勤恣好善者尤必有賢明顯達之子孫報施之理多不爽也今卓峰兄弟擁厚賞承藉先勢遇人皆藹穆自下無紕褻驕盈習見者知爲德類而卓峰尤志高意遠日漁獵古籍思與天下之才俊角立相追隨誠進而不已使後之論者推本其源於夫人則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斯爲孝之大者其榮親也庸有旣哉

○○大學朱君壽序

己亥家牘

聞之建寧縣楊林朱氏由庶吉士梅崖先生而顯曾子始觀其文集嘆彼區區數百家之族何其多媿士幹人見於所述載也抑或不免於稱許過情耶夫古者立言之君子其於人不故毀亦不妄譽故其言足信而能遠傳於後世梅崖之文於近世作者庶幾接武震川望溪矣然謹嚴高雅則不及固由才與學之遜亦以所處之時與地不同故然歟其所品藻誠難云無溢量語要之梅崖固亦非矯爲誕以悅人者善善從長所言當必有其似也其族之別支近有遷居吾邑之馬溪者今亦成族聚與予門人吳生之藩爲鄰里吳生比以書來言太學赤山君者爲其門人李生光琛之舅

陸堂文集卷六十

壽序

十六

氏因轉託吳生爲之求壽言於予謂其人非無可稱者未幾遂以李生所作朱君之事實來按其文謂君爲人精明練於事無儒迂之習八應童子試至年五十未售乃入貲繫籍國子監生今年方六十孫曾繞膝蓋四世一堂矣人謂其德宜有以致之其族建始遷祖祠祠宇則成矣而歲祭之貲無所賴君之尊考及諸父捐田籍於其中歲租盈百石君自弱冠承諸父兄命經營數十年擴而充之今則非獨祭費足敷也兼以備荒年之賑貸助烝髦之奮興皆裕如焉伯兄垂老無子謀買妾而患貧君力爲籌畫卒成之因而生三子及兄旣歿家益貧矣君又率諭諸弟以其考妣名下眾產之未分析者歲讓其租獨歸於兄之子若干年始得以不大困

又有竹溪太學者君之從弟也貴冠于其族而才不及君事皆諮君以行今竹溪歿矣族之人有懷思之者輒追美其能聽君之言也然君非獨厚於其宗族而已于姻戚憂喜事亦時仗助之卽如李生之婚費亦大資於君乃以舉云昔明道程子嘗言一命之士存心及物於人必有所濟予則謂非翅有爵列者也卽布衣韋帶藐然一介之士誠心乎愛物亦必有濟於人其概諉於權之無所藉力之所不能者皆無志者也况其家之豐富有力古所號爲素封者耶有力而不爲善是謂負天觀李生述君父子兄弟之行如此其庶幾有志於不負者歟視梅崖所稱述其族之諸君子所爲亦豈甚相遠歟審若是則奚論梅崖也卽震川望溪之最矜慎于文者聞之亦豈不樂爲之載筆而且藉以風世歟然則予之爲其壽之序也固宜歟夫言而無所當於道謂之寃言言而無所徵于事謂之迂語予之茲文其不寃耶其不迂耶抑皆未可謂能然耶傳觀必多能深辨之者予將逃聽以俟

清古不俗

贊邦讀



○吳錦堂太學六十壽序

吳君錦堂與予從姪翰升有連當髫髻時嘗以事來翰升家舉止拜揖應對威儀有法度如成人傍觀嘖嘖嘆異之予亦目之不數年遂共應童子試數相接覲予至弱冠後以家窶貧常就館於外地來往遂寢稀侵尋至中年則聞君已列名太學家道殷盛產業數倍於前予固已揣知其能矣然於其行事未之克詳也今者令子輩略疏其平生以君之六十壽序來請并以同邑陳他山學博之序見眎予乃知君有篤摯之情卓越之概而非僅以精明幹練見長者是誠不可不爲述而識之以風世也凡人之情專於自爲而爲人則淺鄙君處宗族戚友事恆多方以曲全不辭勞勩有一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六

從父一同懷兄歿而無子家甚貧君商之羣從兄弟爲立後且經營其生產已有成績又有一從子早夭亦貧無子其妻屢欲以死殉君力勸止卽爲置嗣且增給田畝贍其家以慰安之君世父竹岡翁有孫名濬幼聰慧而竹岡翁已老常以其貧不能延師爲慮及病篤時屢呼君至榻前欲有言而囁嚅者三君知其意慨然以教育自任自是每歲束脩供給皆君致之而督責屬望則一如己子濬年十八得籍於縣儒學不幸壯年徂謝又以其子及家事託君君又爲顧念料理且致小康焉其他如君之房祖眾產以支用浩繁負債將盡粥祭田以償君聞之慨歎不已眾卽輟計而俾君一人經理今田產日增且議將建祠宇矣又嘗獨力別建一房祖

眾產以爲子孫讀書應試贍荒之需。尊者姓名下所存眾產兄弟中之貧者或求通移君每給之不較有叔母以節孝著君爲具費詩

亦由風俗  
人心已壞  
故清議消  
委旣無清  
議則人心  
風俗愈壞  
矣

旌已得給帑建坊云然君之可稱者猶不止此君族繁衍計指盈萬於凡一切是非所關每挺持公議無稍屈撓所居近大市市有煩難事輒相誣譖君亦爲盡心竭力敵家或以危言撼之亦不爲搖故君又最有剛直聲予常謂人心風俗之壞皆壞於清議之消萎遂致好惡毀譽之皆非余淺中坦率顧亦素以勁直名然而窮困孤弱財不足以結人心勢不足以讐强悍故發言或爲君子所推而行事多爲異趣所奪以視君之所爲輒成動無回阻者殊堪

睦堂文集六十

壽序

九

愧矣此雖由其所處之境地多有不如君者而亦可見其才力之遠遜於君也君之有利賴於宗族鄰里如此誠所謂一鄉之豪傑而非斤斤殖貨賄樂溫飽自圖安便無與人事者之流可比歟以故康強健適心志視聽不衰有子七人大都成立孫男又八皆在塾業儒夫安知其非爲善之報雖然剛固美德也而亦宜濟之以柔是乃陰陽相生成之道書稱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易曰亢龍有悔傳戒太剛則折東方曼倩詩云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悠哉於道相從以予之恂猶迂緩而友朋間猶或以過剛見譏蓋生質偏毗雖克治而仍難變化也君與予原有婣戚友朋切磋之誼誠玩思此數語而時致力焉將見身名俱泰而受天之綬以蚤起世

人之慕羨者更當有進於目前矣。余雖潦倒尙思與君共勉之。是  
爲序

雅誼遙情詳切精當後幅闕深肅括寓有規勸至意匪翹身  
受者獲益不淺仰讀者亦當奉爲箴銘也。吳子鶴讀

曉堂文集六十

書序

二十

○張母吳孺人六十壽序

里姻吳本齋太學去年秋錄送其女兄張孺人之行實屬爲其六十壽序余未及時爲之也本齋亦知余近年尤鮮暇而不以相催促今偶檢出其行實雖亦非暇而念張孺人之賢其可不爲闡揚况重以本齋之請乎因據其言而爲次之孺人性明敏幼時每日聽兩弟誦師所授讀生書至數過卽能記憶年二十歸鄰邑竹溪張君成源篝鐙佐讀有雞鳴戒且之風太舅喜曰吾孫有此婦豈獨中饋足賴哉殆可無內顧憂矣不幸張君未壯而殞孺人年方三十有二秉烈丈夫之志撫教一子二女皆成立女適舊族媳亦系出名家子以屢應童子試不售今以奉例得籍名於太學已生

睡堂文集六十

壽序

三

二孫矣事姑尤恭謹姑甚愛憐其少子少子薄有私儲欲速分爨孺人勸夫許之以適姑意當析爨時家產已同相酌劑均分爲二依鄉俗當請長者緘字爲籌鈞同隨意各自探取以聽諸無心孺人獨勸夫勿爾句可聽弟自擇其意中所欲得者姑有親弟居於鄰左時時周恤之孺人非特未嘗稍爲阻拂焉且有雖知而若不知然者每歲饑族人公議減富戶米價以應貧家之糶孺人於公價減定外每鄉升又少取一二錢以爲德合計官斗之數每斗益少取數十錢矣張氏故巨族孺人之子旣繫籍太學係衣冠之列族有眾事必以聞孺人且時能以才識剖斷使其子與眾言之常見聽云本齋之所述者不盡於此余擇其要者而言之其餘已足

趁勢順帶  
巧便不測  
而有致

概之夫如是是不已可傳乎况孺人盛年孀守其大節又有足多者乎夫文之闡揚豈必以辭多爲貴也耶古人爲壽之禮亦豈必擇歲時而行之耶吾觀鄉先生如易堂諸君子及贛郡建郡各邑諸名流文集其壽序標題曰六一七一者不少謂其俗蓋取月日盈足之意又於次日張設稱賀舍貞下起元之義諸先生之言其可謂善爲說辭矣余今援此以爲孺人壽序詠本齋或亦不以爲過於疎緩也爾

吾姑母之節操才量雖其近地人多稱之然必得此文表彰庶幾久而不致湮沒也

愚壻吳贊邦讀

○○劬齋太學三十一序

壽序始於明初陶姑熟中葉作者則震川遵巖二集中最繁然震川作之雖多勉強之應酬益不少其情見乎辭而以爲厭苦者屢矣特其才高而學邃故雖其意所不欲爲之文亦能緣飾以禮義而衷諸法度使後學愛玩其美而不能廢焉近日名家如陽湖惲先生子居遂一切畫斷畢生不爲人作壽序誠陋之也亦難之也蓋其體本卑近大指至於夸譽無論其人之賢否高卑每篇必累數百言雖有出類之才筆亦較之他文爲不易拔俗云耳明人壽序率皆年五十以上者惟

國初吾鄉易堂諸君子於宗族嫻友之卑幼者自年至二三十以

陸堂文集六十

壽序

三

訂喻確證

上卽往往詒以序文不曰壽序而曰若干歲生日序或曰初度序其辭大都直舉胸臆申勸戒之意而方章茲之佩迴非漫漶支離之卮言可比此殊有合於古禮追冠而寧親賓長者助勵以字辭之義焉特其文之命名與繁簡不同耳吾族劬齋太學族孫醞春之子也醞春從學余數年勤苦淬礪矢志於爲善不愧爲族後輩中之翹楚而迺不幸中道凋殞士林惋傷吁嗟乎醞春之天也豈特其一身一家之不幸哉殆吾一族之不幸也已時勛齋纁十餘齡兄弟三人已居長以是不得從師竟厥學然逮今數年來其家事愈紛而其務學之意乃彌殷稍暇卽把卷濡翰其自修嚮善亦大有乃父之遺風焉余深喜醞春之有肖子也其身雖死而如

日者余與勛齋談因偶問及其年齒乃知已三十有一矣余於是  
倣易堂諸公之例而作文以贈勉之抑古人有言曰君子不夸人  
以所已能而規其所未足余謂斯言也豈謂概無所當泥之則不  
免於偏規人所未足所以勸善也稱人以所能所謂樂道人之善  
也亦所以勸善也無二義也其何可不可之有分耶余之斯文實  
兼是二義令易堂諸君子見之吾知必當以爲同心之言矣若斯  
之爲生日之序也吾知雖震川遵巖諸公亦當不以爲厭且苦矣  
然乎否歟是爲序

此君少年老成篤於行善爲鄉族所推重不數年竟以疾卒於  
外可慨也夫

王金和

不死也。其兄弟不過中人產而凡平治道途及勸救貧家勿溺女  
與凡族鄰有喪葬不克舉者或資以費或施之櫓。晉常為之族之  
總祠久無外垣。褻祖靈而滋事端。識者諱目焉。屢糾眾謀增而弗  
克。成助齋於是一家。獨任之。夫人有本有末。立心者其德也。本也  
立事者其才也。末也。才而不端。是謂要駕之馬。愚而無用。是為無  
口。之匏。助齋雖氣度馴擾而性堅毅。沈深能力事。凡轄眾務不避  
勞怨。籌度而發。鮮或佞錯。是誠少年中所難兼者。余深喜醞春之  
有肖子也。能承其父志而益光闡之也。蓋醞春一生皆為子弟之  
日舉事不得自專而助齋則身為家督。其兩弟亦能順聽其所為  
而無阻拂之耳。雖然善之量無窮而為善者不可稍一念以自畫

此下數行  
語皆深至

世固多有一二豪舉可推者。而簞食靈漿或色斬亦有於利濟之  
端。常不惜解囊而。其他行之私邪仍叢積。是祇堪節取而。不堪進  
求。非有志者之所以自期也。夫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基之以忠信  
而持之以無倦。小善亦必為小惡。亦必去力所能為者。即勿自恕  
力所不能為者。心仍無已久之則善念日生而善機自熟。其為善  
也如木之由拱把而至於干霄。泉之自濫觴而至於達海。蓋有莫  
知其然而然者矣。他日者將齒愈增而德益隆。望彌尊而推浸廣  
不獨為一族之雋傑。且為一鄉一邑所重賴焉。使人推溯其源於  
先曰。此故徐君醞春之嗣也。固所謂君子之子也。德類也。如是則  
不獨吾之期於助齋者。慰即爾父亦當含笑於九京矣。可不務乎。



○○宋太學六十壽序 壬寅

書洪範言五福而特以壽爲先人固不可以無壽也古之致其敬愛於人者自君上大親以暨平交敵體而下靡不祝願其壽見於經史書傳蓋不勝數然及其陳諸文辭也則往往先誦言其德嫩以見其有可愛可敬之實而宜享乎壽考福祿之隆又隱隱以見如斯人者其得壽於世固非無益於人而徒壽者耳是皆隨時可以致其情初不必於其每歲值所生之辰更非必於其盈數之歲而自六朝以後則非斯二者不徵客爲壽矣至於壽人而以詩辭及四六之啓則昉於宋迨前明初則又有序文中葉惟歸熙甫作之最多顧亦頗自厭之其爲孫君序云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

睦堂文集六十壽序

三十六

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於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耄期頤可乎夫旣謂徒侈其壽不足以爲教則必言其有致壽之理與可壽之道且眾情誠願其壽而爲世所不可不壽之人斯乃足以爲教矣故其序周翁有云詩人祝頌之語曰眉壽壽考者蓋因其德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他日序孫東庄亦云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然其李氏榮壽詩序又謂今之壽序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類於家狀爲非古不足法何歟獨是世之有力者屆期輒爲壽請序而不能必乎有壽有力者之皆有德可稱道而人之分位所處又或有不得不爲之序者焉於是乎序之者與受

其序者皆不免於內懷忸怩於義無當而於辭爲虛其焉足以爲教也若吾今爲宋君華林之序則異是君之弟鍾山文學語余云韞輝無幸七歲而失怙未長而失恃以養以教以至於成人而獲列於士林有妻有子有衣食而不至於甚凍餒雖皆叨吾父母之詒而亦賴吾伯兄之力也兄篤於天性一再應童子試見先考年衰卽棄舉業而當家先考憐其意爲應例列名國子監而先考旋謝世自是於事母愈加勵勤妻孥雖毫末拂母意亦必嚴斥之務使委曲服罪俟母心懽而乃釋中年艱於嗣視遇諸弟之子女皆有恩嫁娶資費無所吝四兄有室十餘年尙未得子兄特爲置副室得連生數子而兄亦連舉二子自是食口繁而家計漸窘然兄

猶勉力支持十餘年而乃各爨今分居雖已十年矣猶朝夕爲韞輝經營俾得安心從學於外而無內顧憂蓋諸弟中惟韞輝最少被德亦惟韞輝最深焉獨恨無以爲報耳今兄年屆六十矣韞輝欲稍將其感報之意庶幾哉代懇先生之文以揚兄名於無窮其可哉先生雖不輕許人以文然有行如家伯兄者當亦或不見卻也且家兄非徒篤於家庭而已於鄉族亦多任卹之風家雖僅粗給然如建橋施楫庀丸藥以備病者之求亦間量力行之自先考捐館伯兄檢人所負券諒其無償者計數百金悉焚之曰母使後人因以生事是皆鄉族能道之者非敢欺也余曰椅子之兒信如是洵可稱孝友人哉其餘行皆孝友之所推廣耳是所謂有致壽

之理可壽之道且眾情誠願其壽而爲世所不可不壽之人歟所謂有可敬可愛之實其得壽於世固非無益於人而徒壽者歟余之文雖未必足以揚哲兄之令名於無窮然數美以爲勸彰善以明教於理固不當拒焉又奚病於非古也於是爲之撰次其語如右方前所謂忸怩之意吾固無之矣太學君受之當亦可欣恬而自得於心也何也其義足述而辭不爲虛也

文在震川遵巖之間

